

## 铁弗匈奴族源考

范 丽 敏

(集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 要:** 铁弗匈奴兴起于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 其始祖可追溯至南单于之后裔刘虎。

考其族源, 这是一支匈奴与鲜卑婚媾, 而以匈奴为主的民族共同体。对其族源的探究,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南北朝时期北中国民族融合的进程。

**关键词:** 铁弗匈奴; 族源; 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171 (2009) 01-0063-04

由于史料奇缺, 学者关于铁弗匈奴的研究篇幅较少且极为粗略。其真实情况, 只能参照诸书著录及点滴遗文。目前学术界于此问题大部分还仅停留在相关论文中的零星介绍, 并不系统。故关于铁弗匈奴尚有广泛的研究空间。本文试从族源的角度对其拟作一番考释, 以求教于方家。

长期以来, 族源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对铁弗匈奴族源的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南北朝时期北中国民族融合的进程。民族融合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民族迁徙、杂居相处、长期交往、矛盾斗争的过程中, 不同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特征等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东汉以来, 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 居住于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以至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各民族在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 互相依存、互相吸收, 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共同构筑了北方民族的筋骨。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 260 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 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

区。铁弗匈奴就是在这样紧密的历史地域联系和种族血缘混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支民族共同体。

### 一

铁弗匈奴的渊源, 诸史皆追溯至赫连勃勃的曾祖刘虎。

《魏书·铁弗匈奴传》:

铁弗刘虎, 南单于之苗裔, 左贤王<sup>①</sup>去卑之孙, 北部帅刘猛之从子, 居于新兴虑廆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因以为号。猛死, 子副仑来奔。虎父诘升爰代领部落。诘升爰一名训兜。诘升爰死, 虎代焉。虎一名乌路孤。始臣附于国, 自以众落稍多, 举兵外叛。平文与晋并州刺史刘琨共讨之, 虎走据朔方, 归附刘聪, 聪以虎宗室, 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复渡河侵西部, 平文逆击, 大破之, 虎退走出塞。昭成初, 虎又寇西部, 帝遣军逆讨, 又大破之。虎死, 子务桓代领部落, 遣使归顺。<sup>[1]</sup>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赫连勃勃, 字屈子, 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 刘元海之族也。曾祖武<sup>②</sup>, 刘聪世以宗

收稿日期: 2009-02-11

作者简介: 范丽敏 (1979—), 女, 蒙古族, 通辽市人, 内蒙古集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内蒙古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

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为代王猗卢所败，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种落，复为诸部之雄，石季龙遣使就拜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父卫辰入居塞内，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及坚国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后魏师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战，为魏所败。魏人乘胜济河，克代来，执辰杀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sup>[2]</sup>

《资治通鉴》：

初，匈奴刘猛死，右贤王去卑子之诰升爰代领其众。诰升爰卒，子虎立，居新兴，号铁弗氏，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

刘虎收余众，西渡河，居朔方肆卢川，汉主聪以虎宗室，封楼烦公。<sup>[3]</sup>

以上是关于赫连勃勃（大夏国的建立者）曾祖刘虎的三条主要记载。据这三条记载，刘虎本匈奴左贤王之后裔。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大漠南北的一个民族，最早活动于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后逐渐向南迁移。魏晋之间，内迁匈奴分五部，作为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刘渊（字元海）之父刘豹为左部帅，在五部中势力最强。刘豹卒，刘渊代父为左部帅。刘猛为北部帅，故曰刘渊族人。刘虎的先祖自南匈奴第二十代单于於扶罗以后，为攀高结贵，冒承西汉皇帝之刘姓，此后便延续这一姓氏。刘虎的曾祖父刘去卑原是并州匈奴左贤王，初居晋新兴郡谿偃（今山西五台偃亭）。刘去卑死，其子刘猛继位。公元271年，刘猛叛晋出逃塞外，次年被杀。刘猛子副仑投奔拓跋鲜卑，铁弗部落由刘猛弟刘诰升爰统领，诰升爰遂被西晋封为南匈奴五部帅之一的北部帅。公元309年，诰升爰死，其子刘虎袭帅位，娶前赵国皇帝刘渊的宗室女为妻，背叛晋朝。公元310年，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联合拓跋鲜卑酋长拓跋猗卢屡次攻打刘虎，刘虎被迫统领四千余部落西渡黄河，迁居朔方肆卢川（今山西忻州及五

台山一带）。前赵国刘聪时，封刘虎为楼烦公、安北将军、监鲜卑各部诸军事、丁零郎将，使其部众成为当时并州北部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一族系部云为“铁弗”，此为时人对“胡父鲜卑母”之称呼。魏、晋时期，草原各民族处于诸族融合过程中。当时，匈奴族男子娶鲜卑族女子，他们所生的子女，北方汉人称他们为铁弗；而鲜卑族男子娶匈奴族女子，他们所生的子女，北方汉人称他们为秃发或拓跋；久之，成了他们的族号。这一称呼透露了刘虎至赫连勃勃的族源：这是一支匈奴与鲜卑婚媾，而以匈奴为主的民族共同体。

## 二

这一特殊民族共同体于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出现在中国晋北地区，其渊源可追溯至东汉初年。

建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47—48年），因统治阶级发生争权斗争，匈奴内部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分裂，原呼韩邪单于孙比因不得立为单于，率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投降汉朝，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沿用其祖父的名号，史称此部为南匈奴。留在漠北的蒲奴单于，史称为北匈奴。<sup>[4]</sup>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东汉政府立单于庭于五原西部塞（今内蒙古包头）外八十里处，后又将单于庭址徙于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并使匈奴部众列置沿边诸郡“助为扞戍”。<sup>[5]</sup>其中右贤王屯朔方（今内蒙古磴口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呼衍骨都侯屯去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北）。郎氏骨都侯屯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左南将军屯雁方（今山西大同右玉南），“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sup>[6]</sup>

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朔方、北地降”。<sup>[7]</sup>于是这一带遍布匈奴部众。

匈奴人口进一步增加，以后虽常有流动迁徙者，但常住匈奴一定不少。

与此同时，大量乌桓与鲜卑也迁到这一地区。乌桓与鲜卑最初兴起于草原的东南部和东北角，皆受制于匈奴。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5年），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乘势起义，使“匈奴转徙数千里，漠南地空”。<sup>[8]</sup>于是鲜卑乘机西移。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元初五年（公元118年），“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sup>[9]</sup>；延光元年（公元122年），鲜卑“复寇雁门、定襄，遂攻太原”<sup>[10]</sup>。

延光二年冬，鲜卑首领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分为数道，攻南匈奴于曼柏（县名，属五原郡）”。<sup>[11]</sup>至安帝元初年间，鲜卑已经到达代郡、定襄一带。大约在公元163—166年之间，拓跋鲜卑也由呼伦贝尔草原迁到“匈奴故地”。<sup>[12]</sup>

时檀石槐崛起，统一整个蒙古高原，“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sup>[13]</sup>。于是划分其统治版图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sup>[14]</sup>铁弗匈奴生息之地区当檀石槐汗国的西部。在这一地区，从东汉初年陆续迁来的匈奴人、乌桓人、鲜卑人以及拓跋鲜卑人错杂而居，形成“小聚居、大杂居”<sup>[15]</sup>的格局。各民族人民之间常有军事冲突，更多的是和平交往。“此后又经过近百年的熔炼，在河套西部孕育了史称‘胡父鲜卑母’铁弗匈奴，而生息在阴山南地的拓跋鲜卑，也被一些学者称为‘鲜卑母、胡父’的民族实体，还有保留更多血统的贺兰部活跃于漠南北部草原。”<sup>[16]</sup>所论甚是。在这里需明确一点，即无论是“胡父鲜卑母”，还是“胡母鲜卑父”，都仅是一种按婚媾关系命名的族称，就铁弗匈奴而言，刘虎之子刘卫辰确实娶了拓跋鲜卑昭成帝什翼犍之女为妻（见《魏

书·帝纪》及《魏书·铁弗刘虎传》），时在公元341年，但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民族共同体中，所有的匈奴男子都娶鲜卑女子为妻，或所有的匈奴女子都嫁给鲜卑男子。<sup>[17]</sup>不过，“铁弗匈奴”在何时形成？又如何形成？由于史料欠缺，已经无从考证了。其源头我们只能追溯到刘虎。在刘虎以前，其世袭可以追溯到他的祖父，但那只是“匈奴”。现据上引《魏书·铁弗刘虎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及《资治通鉴》可以推出刘虎祖先的世系：南单于某之后裔匈奴左贤王去卑生北部率刘猛及诰升爰，诰升爰生刘虎。

### 三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类共同体，民族融合则是此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特征逐渐消除而形成新的共同体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我国民族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华夏民族的祖先由炎黄两族融合而成，而炎黄两族也是在众多原始部族的冲突——融合中诞生的。即便在秦汉以降的帝制中国时期，种族融合过程也远未结束。在游牧民族侵入和占领期间，这种融合就更深更快了。”<sup>[18]</sup>自东汉以来，西北边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或因被中原王朝征服，或因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伴随着剧烈的冲突，相率内迁，君临中原，他们起初尚保留自己的部落组织和语言习惯，但随后因中原统治者的驱使和各族间的争夺，北中国陷入极度动荡、混乱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背井离乡，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战俘被驱赶到新的地区，这样，内迁各族的部落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直至荡涤殆尽。各族人民交错杂居，互相影响，原有的经济生活和语言习俗随之发生变化，民族间的差异逐渐缩小。铁弗匈奴共同体的形成正可以体现这一点。匈奴、鲜卑、乌桓等昔日的民族居住区和社会组织被打乱，血

缘关系和地域关系重新分化组合。匈奴与鲜卑交错杂居,相互渗透。当铁弗匈奴这一二者都有亲缘关系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晋北大地时,北中国又增添了新鲜血液,中华民族更富有生气和创造力,而这也正是民族融合之贡献所在。

#### 注 释:

- 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及《资治通鉴》皆云去卑为“匈奴右贤王”,待考。
- ②《北史》的编纂者唐李延寿为避高祖祖父李虎讳,将“刘虎”改为“刘武”。《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采用《北史》一说。

#### 参考文献:

- [1]魏收. 魏书·铁弗匈奴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卷 95, 2054.
- [2]房玄龄.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卷 130, 3201.
- [3]司马光. 资治通鉴·晋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4]吴洪琳. 铁弗匈奴的形成及早期历史[J]. 西北民族论丛, 2007, (1).
- [5][6][7]范晔.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卷 89, 2945, 2945, 2951.
- [8][9][10][11][13][14]范晔.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卷 90, 2982, 2987, 2988, 2988, 2989, 2990.
- [12]曹永年.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北契机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 (4).
- [15][16]曹永年. 补充与讨论两题(拓跋史探附录)[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17]马长寿. 乌桓与鲜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18]阮炜. 文明的融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引起的思考[EB/OL].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3993>, 2007-04-18.

### Rail Mandrax Huns' Tribe Source Test

FAN Li-min

(Political and history department of Jining Teacher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Wulanchabu 012000)

**Abstract:** Rail mandrax Huns was emerging in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century. Its ancestor can be traced back to Liuhu,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South Chanyu. Rail mandrax Huns is a mixed national Community married to Xianbei, but based on Huns.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ts tribe will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nic integration process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Rail mandrax Huns; tribe source; national Community